

賓

萌

集

賓萌外集卷三

德清俞樾

序

蔡漢章外祖遺詩序

先君子初娶於蔡蔡固吾邑鉅族而外大父漢章先生亦名諸生也五老之榜未登一黌之聲獨備桑維翰之意氣鐵硯留銘李長吉之才華玉樓赴召文章散佚門戶凋零簾雖有子而堪貽硯已無孫之可授樾癸丑假旋始晤厚齋舅氏其從子也坐渭陽之館每共清談歌巴人之詞謬推同調乃得敬讀先生遺詩凡若干首筆

墨之痕欲化煙霞之氣猶清存此古錦之一囊是亦吉  
光之片羽然而陶泉明之集并無甲子可編王遠知之  
書幾爲六丁所攝偶向死灰檢出重將生紙鈔來元酒  
太羹不是人間之味高山流水長存絃外之音嗚呼先  
生之心亦可無憾矣夫闔闔衣冠之句奚所取於山林  
微雲疎雨之詩未足登於廊廟詩無定體人有攸宜先  
生旣抱樸以居灌園而老以故儲王維興都從田野之  
間甘石著書或及米鹽之細視世之剝中彪外者若有  
異焉然而白香山之體以近俗而彌工邵康節之詩雖  
打乖而亦可果語言之入妙少少許便足勝人必雕琢

以求工塗塗附轉嫌乏味讀先生詩者正以其詞之近  
而見其旨之遠焉厚齋舅氏寶此楹書命爲弁語嗟乎  
魯靈光之殿久圮於當年魏正始之風尚存於今日媿  
非元晏未足傳左太沖之名倘遇次山請更定孟雲卿  
之集

潘蘭垞前輩稼書堂詩集序

甲辰之夏潘君少梅以其先曾祖蘭垞前輩稼書堂詩  
集見示并屬以一言序之嗟乎三十六科之前輩幾如  
古佛一尊百數十首之遺詩尚有奇光千丈樾學慙半  
豹識聞全牛讀賦而雌霓未諧論詩而妃豨莫辨其何

足以序先生之集哉乃少梅范硯摩挲唐瓢檢點將壽之於梨棗而採及乎芻蕘且道其先德修梅先生攜此篋中如守庸成策府求之海內未逢元晏先生今集中諸序皆其叔帶銘先生所求也少梅感先志之未成懼斯文之莫屬敬承楹語特乞卮言而樾附葭莩之親儼如子姓檢蓬萊之籍亦忝戎科望旣重乎楷模敬更深於桑梓然則會昌之序何待商隱而成文憲之集豈必彥昇乃定哉先生始官綸閣繼入玉堂以東觀詞臣拜西臺御史其立

朝風節報

國文章固爲中外所同推而非見聞所能盡也今特取  
其詩論之楚騷漢賦都見性情韓筆杜詩具徵根柢蓋  
非獵齊梁之浮豔貌韋孟之清幽者得而望其萬一矣  
夫其薇省論思花磚儼直

文淵閣敬觀

四庫琳琅侍從清班自繪九門風雪

昔見本集

舍人早朝之

作和徧羣公歐公內制之文勒成一集何嘗不鳳樓獨  
造麟鼓高張以絢爛之文章作承平之雅頌乎而乃將  
父情殷乞身歸早春秋佳日有六橋三竺之游富貴浮  
雲無五相一漁之感桑苧翁茶經手著猗玕子釣具親

齋黃酒上樽破例展重陽之會蒲帆十幅高吟過七里  
之龍又何其詩境之超而宦情之冷也於是流連風景  
濡染雲煙赤玉胸中都無宿物黃荃筆底自有化工噴

紙上而成春種毫端而欲活蕭協律之竹肥瘦都宜修

夫子之梅橫斜盡古今讀集中題畫諸詩人徒賞其筆

墨之風華而不知其根塵之清淨也先生夙根不昧慧

性常明釋迦抱送而始生

先生味夫人夢至佛前一  
綠衣童子隨出遂生先生苦

薩現身而說法蒲團拜佛證香火之前因蓮旂尋僧結

鉢餅之靜契心太平而不動身自在而常閒不必尊釋

家爲白學先生奉如來爲黃面夫子而朝衫脫後心已

出家綺語剛徐請堪呈佛矣噫嘻夏二子但知附燕春  
夢婆絕少回頭每觀仕宦之途大有浮沈之客而先生  
十年奉父一疏辭官喜南陔之可循臥東山而不起自  
非觀空有得入道甚深其能無逢車馬而心疑聞鳴騶  
而色喜哉然則讀先生詩者當於語言文字之外得其  
性情學問之真疎雨微雲王右丞無其淡遠秋容老圃  
韓魏公有此精神蓋從華嚴法喻而來尚非慧業文人  
不辦也樾幸附弦如辱承秦誘樹藥爲大夫之墓恨莫  
起乎九原采薇有先輩之詩幸得窺乎六義雖牛腰一  
束存者無多而驥尾千秋附之俱顯此樾所以不辭而



爲之序也夫芳草之香十步而未歇君子之澤五世而猶存少梅昆季俱負雋才克承世德赤棒之家聲未遠青箱之祖業如新此二集也其卽王氏之佩刀魏公之遺笏也乎

先君子印雪軒隨筆序

代汪蓮府作

夫自漢京鼎盛九百傳小說之名蒙縣書成十九是寓言之體於是演義成於蘇鴨傳奇創自裴鉞寫南楚之新聞紀大唐之奇事行之寢廣作者遂多然而摹罔象之圖仿離騷之意瑤池翠水搆成阿母之仙宮劍葉刀山崑崙閻摩之地獄竟以烏有先生之筆來著黃車使

者之書雖未非得人傳聞或誤齊庭有鳥隱語可思而不知念自妄生已入新羅國裏夢常真說幾疑古莽人來調語無徵覈言奚取其弊一也又若書名北里事紀南朝十年薄倖之場一卷小名之錄洞房眉戍雅稱藏嬌雜事祕辛最工寫豔筆端宛轉措成大體之雙酒後流連賦有閒情之一幾乎坐阿難於嬌席笑孔子爲僮童而不知聖戒鄭聲佛懲綺語銷魂真箇癡雲無不散之時失腳此中苦海有難投之岸其弊二也又甚者山膏喜罵河豚善喚借來每趁酒杯打破儘教醋鉢茫茫上界問白榆樹如何袞袞羣公盡碧雲馭而已於是著

成謗史署以狂生畫地指天呵佛罵祖言之有味竟成  
豬嘴之關吹卽成癡刮到龜毛之細而不知嬉笑怒罵  
未是文章敦厚溫柔乃爲詩教徒按匹夫之劍不登大  
雅之堂其弊三也亦或事皆有實言乃無文凌雜米鹽  
可共牧豬奴讀倚摭糞壤如和捉蠶媪談而鹽其失者  
又將文以艱深飾其聾聵聾牙佞屈昌黎公讀之而驚  
札闔洪休歐陽子見之而笑夫寫羊皮之聖旨史家亦  
有猥談給馬蹄於縣官奏議且多古語而不知雅言乃  
夫子之文澀體亦古人之失自太傅之詩近俗樊宗師  
之記太奇其弊四也若此者左氏旣失之誣宋音又溺

於忘使酒之氣未免粗疎覆醬之文徒供嫺笑雅宜貼以如意不堪貯以葫蘆乃今讀印雪軒隨筆而後知卮言曼衍卽是奇文玉屑最殘自成光燄前之所陳不足當其一映也先生讀書五車行腳萬里豪歌出塞黃飛大漠之沙險極懸車青染太行之黛往往停橈問水駐馬看山從名人魁士而游得大澤深山之氣所著印雪軒詩文全集外有隨筆四卷所見所聞小史鈔而不給可驚可愕大材迤而猶飛然意在勸懲詞無粉飾孝悌之語如聽乎君平詼諧之談不參乎臣朔微言指示卽佛家度世之車妙義敷陳亦儒者歸民之鐸蓋先生於

近世小說家獨推紀曉嵐宗伯閱微草堂五種以爲晰  
義則窮其疑似胸必有珠說理則抉乎微茫頭能點石  
今觀此製何愧斯言集千腋以成裘嘗一嚮而知旨况  
乎趙麟因話康駢劇談不過寫我恐聞供人談助而先  
生舉胸中所獨得隨筆底以俱來尙論古人是正文字  
經疾史恙著手皆春流水行雲棲毫欲活媚學者以爲  
王劭之讀書記匡治者以爲朱朴之致理書又豈徒甲  
乙疑論癸辛雜識而已哉某等學屠籠之技十載升堂  
望下馬之陵一抔覆釜遺編偶展舊夢重提敬授梓人  
以貽好事因爲隍引非付得鈔嗟乎西抹東塗憐我輩

尚阿婆乞相字歛墨淡於此中遇吾師丈人

沈吉齋題榴庵詩集序

癸卯夏章子紫伯以沈吉齋茂才題榴庵詩集示余余  
三復之而有明焉夫其雷轟電著之聲海立雲垂之氣  
狂飛虎僕細嚼糜丸少乘之馮馮皆工曼倩之滑稽亦  
妙所謂長卿之賦來非人間太冲之詩意在世表凡橫  
目者自能識之可弗論也然而詩雖號聖貧可稱王窮  
鳥成吟病梨作賦入則三陽竈冷獨明月是故人出而  
四溟衣單惟太阿爲知己雖歌黃塵而赴闕仍騎青牛  
而出關熱眼看人寒氈還我嗟乎看朱成碧者俗目之

盲也非素好丹青者世情之薄也淪玉沈珠原無定價揚  
花榆莢亦自漫天人間塊壘之場我輩漏卮之命吹來  
簫好便會成仙磨得磚明何嘗是佛讀集中感遇諸作  
能無悒悒乎所望吾鼎自愛臣精不消水洗無煩已得  
鵝冠之耳吉齋重聽日光可照更空龍叔之心和氣成春秀  
才利市閒情游藝菩薩神通將見刀磨蜀水而益光劍  
匿豐城而亦耀或他日達如高適當更聽鳴盛之聲卽  
終身窮等虞卿要自有著書之樂

章紫伯三悼亡詩序

昔仲尼刪詩而存蒙筮焉嗟枕衾之獨御誓冬夏之同

歸說者謂悼亡之詩自此始矣故知蚊蟻感舊鸞鏡傷  
今此情雖天壤所難堪此恨亦古人所時有然而天邊  
神女不乏青琴世上情人豈惟碧玉紅粉消而碧雲在  
明月盡而夜珠來則銀環再御之年或玉簫重來之日  
平若乃錦瑟難調朱絃易斷女牀山頂乍聽鸞鳴天姥  
峰頭又驚鳳去如晉友章子紫伯三悼亡詩則讀之尤  
可慨也夫其初娶夫人吳氏也纔服黃昏之散便替白  
柰之花何郎燭底紅淚拋殘巫女夢中黑風吹斷葢成  
婚半載而元公有離思之詩劉郎成傷往之賦矣顧秦  
樓夢杳已驚紫玉成煙而陳苑香多當爲黃花續命於



是再娶於吳興嚴氏自憐故我重對新人白燕釵邊綠  
熊禱止得無有故劍之思亡簪之位乎然而證篋篋之  
夢自有前緣占環佩之聲便知嘉耦郎是畫眉京兆卿  
眞接腳夫人細研飛雪之丹巧縮頰雲之髻金駝鬪酒  
銀鹿弄兒人以爲敬通跌宕老對孺人曼倩詼諧長借  
少婦矣何期九載眉齊一朝鏡破細君琴裏又起乖音  
蒞奴箏邊重彈苦調斯時也客兒稚小孰補衽衿佛婢  
聰明誰教荷繡不得已更寫梳妝之記重開脂澤之田  
金釵銀繭兩泣蕭郎臥鹿眠羊再煩月老所喜三娶夫  
人俞氏者林下風清房中曲好憐兒失母攜熨斗以作

儒佐婿持家拔鐵簪以畫壁從此褙成一袂鬟挽同心  
定借蕭史俱仙不作羿妻走月矣而乃葭室初開便是  
招魂之地綠盆虛設竟無分痛之方曾未一年又以產  
卒紅偏易洗綠竟難縫三度塵緣一場噩夢嗟乎碧翁  
長醉何知世上之愁青女無情不管人間之冷對舊時  
之明月看去歲之梅花蕭却妻亡粉猶漬水車公婦去  
頭尚留池安怪其腸若涖湯淚如食芥也乎於是荳蔻  
窗前有綠情之作茱萸帳裏多激楚之音峽內聞猿山  
頭弔鳳不足方其悽惻矣僕願紫伯三點成伊一變至  
道空房冷月參白傅之禪機巨室歸人悟蒙莊之至論

夕集三  
色空一視哀樂兩忘此時寫金瓠哀辭當一篇恨賦他  
日刪玉臺豔體讀四卷楞伽

孫蓮叔紅葉讀書樓詩集序

予自甲辰歲往來新安見其水清徹底魚游若空山深  
能鳴人語斯應溪碓自動挾奔流而亦飛巖居可封關  
閒雲而不出以視二分明月之橋十里山塘之水旣曠  
與之境異亦喧寂之情殊意必有鍊性洗情之士爲雕  
肝琢腎之辭寫以薺音編爲澀體乃讀吾友大台山人  
孫君蓮叔詩則固不然今夫少陵居飯顛山頭安能不  
瘦跛老住桄榔庵底未免長寒君則生長華腴別成馨

逸市中擲果車擁金鷄室內焚香座排銅鴨舉玉東西  
而勸客酒人魚貫而眠合江南北以論交名士雁行而  
至則有紅葉讀書樓青曲類盤中高居塵外涼臺煥館  
仙到應迷明月清風客來不速設盤游之飯豐可十人  
安曲尺之牀暫猶三宿每當銀虬漏盡金駝酒乾客已  
告疲主猶未倦辯如枚乘雅多散轍之詞狂類陸雲將  
有胡盧之笑於是寫敬禮之小詩鬪王筠之強韻金釵  
欲燼虹采猶騰銅鉢未催鯨鏗先發仙人游戲菩薩神  
通非夫墨瘁紙勞絃生管澀者所能望其萬一也然而  
鏤金錯采無江山以活之則僂矣範水模山無笙歌以

韻之則枯矣君呼青翰之舟試黃芝之馬西陵松柏從  
蘇小而盟南部煙花補唐人之說小家碧玉偏善畱人  
大道青樓儘容繫馬記曲則拋殘紅豆題詩而吟就烏  
欄後庭之花最宜豔曲前溪之水亦助新聲夫吾人埋  
頭頽舍之中疲目叢編之內頭未翁而先白而非佛而  
亦黃雖復東抹西塗猛搜險覓未免氣含蔬筍味雜齏  
鹽而君清不兼寒福能生慧南金北靄爛其文章語鳥  
名花助其歌舞在我輩窮愁之著述固嫌島瘦郊寒卽  
此鄉山水之瑰奇亦覺青頑碧鈍矣或謂杜陵律細乃  
號大家元相體輕終乖雅奏君乃虞初小說也自贖陳

揚子方言不妨憐入雖老嫗之可解恐大雅之弗登不  
知淮渙之水五色不暇片青聲音之木一鳴自成宮徵  
君詩所以妙合天然獨高流輩正以喝月卽行撻雲盡  
活胸臆光明之錦筆驅如意之輪豈必搖頭而學浩然  
嘔心乃爲長吉哉或又謂樂戒鄭聲詩懲綺語君乃娟  
娟好好都有品題燕燕鶯鶯盡爲描寫徐陵體豔宋玉  
詞微未免有情得無小過不知先師尼父亦傳佩瑱之  
挑我佛如來不廢拈花之笑美人香草乃騷客之寓言  
之子天桃是風人之託興士果東身似玉鍊行加銅正  
不必宿桑下而三遷又何妨對黎澗而一笑也僕姓名

物識風雅無聞每速藻之逢君益鈍根之愧我文非元  
晏難序三都獻效愚公并無一得幸作雅集圖中之客  
君有紅葉讀  
書樓雅集圖得以先觀請如新安江上之山品爲大好

孫蓮叔萱蔭山房雜著序

予於大台山人之書無不序也而於此集則幾窮於無  
言何則枚舉翫散皆工賈山涉獵尤富不名一體若江  
淹之雜詩足了十人乃柳渾之餘技陳遵尺牘藏以爲  
榮京房語言聽而入妙噫嘻君如陸機之在江左太覺  
才多僕如祖約之賦終南轉虞意盡矣雖然君不見學  
佛者乎方其十年苦行一箇蒲團盲枷瞎棒之難熬溼

賜乾拳之盡受黃肩佛遠白足僧寒幾幾乎未入化城  
先投苦海及乎菩提果熟歡喜天開乘多寶之船入華  
鬘之市妙意女共行世事阿育王願助神功駕一牛車  
脫離火宅化五獅子游戲神通何其樂也又不見學仙  
者乎方其姪砂孕雪鍊汞燒丹木屑難招炭人易染玉  
方平之鐵鞭可畏楛中散之石髓將枯幾幾乎蕭史之  
鳳未來壺公之蛆先飽及乎飛符下召拔宅上昇劉綱  
則夫婦同游茅盈則弟兄共壽霓旌虹旆鳳舞鸞歌花  
頃刻而能開月光明而可借又何樂也竊謂文章之一  
道通乎仙佛之兩家士方伊吾一室之中編刻千載之



上墨瘁紙勞之可念客啣賓戲之俱來亦誰能不抱卷  
而沈吟臨文而太息哉至於握紫距之毫展銀光之紙  
流水行雲之盡活大刀快斧之兼施慙落嶽崎得晉人  
之致嬉笑怒罵卽蘇子之文招白雪於郢中落黃河於  
天上歐陽子但稱快快昌黎公自謂奇奇此則坐如意  
之輪居然菩薩認靈竿之路便是神仙當其潑墨而狂  
書可以凌雲而一笑矣嗟乎成我者學也生我者天也  
天之不全學將何裨與其十年而刻一鳳不能飛鳴何  
如一日而解九牛自中肯綮君以深沈之學行其爛漫  
之天故能著手成春從心得矩元紫芝之眉宇便是天

人庾赤玉之胸懷都無病物偶然鋪啜亦復可觀豈此  
最殘不堪成集而僕愧無墮引徒有卮言於不可思議  
之中見盡得風流之妙兜率海山之俱在問君何處得  
師語言文字之皆空算我未曾作序

孫蓮叔桑宿集序

吾友大台山人孫蓮叔刻其紅葉讀書樓詩以問世既  
已書懸市上紙貴人閒羨王規爲俊人識元稹爲才子  
凡有井華級處都吟柳永之詞卽從堠壁尋來亦寫王  
維之句而又鈔其豔體詩爲一集篋而藏之蘭亭真本  
匿闇檻而難窺瓠史原文祕葫蘆而不出非甚知已勿

輕視人也。子過而笑曰：君殆猶有人之見存耶？夫孔子編詩不刪鄭衛，如來說法亦入華鬘，韓致光大節不虧香奩，何害陶靖節閒情偶作白璧無傷，宋廣平之心腸能作梅花之賦，顏魯公之風骨還收脂粉之錢。此故事之可徵亦君家之所識，而僕之意又有進焉。人生一世之閒忽若遠行之客，悲歡離合，鮑老登場，富貴功名，盧生入夢，但取性情之適，何知禮法之嚴？古人貴行樂之及時，吾輩乃鐘情之所在，然如僕者，性本愚公，名非韜伯，黃鵬三請謝以不知白魚一編，與之共飽。此由所稟良不可違。君則擅江左之風華，兼少年之意氣，羊車乍

出便玉貌之驚人鴈管橫吹知金星之入命訪東坡之  
宦迹半在杭州慕西子之香名屢游吳國開雲送我芳  
草留人酒澆蘇小墳邊詩刻真娘墓上則有女名碧玉  
妓號紫雲同游不曉之天高啟無遮之會天開女市佛  
說情禪量來歡喜之丸念出摩登之咒阿難戒體入婦  
席而摩挲老佛身根繞須彌而周匝當此之時喜可知  
已又或贈芍藥而將離夢楊柳而欲別枕邊紅淚總爲  
郎拋門外綠波慣搖人去誓雲英之不嫁期阿輓之重  
逢演撲歡情徒縈於夢內迷藏戲事亦見於詩中讀之  
者或以爲蕩子之浪游或以爲癡人之夢境而皆非知

君也夫人果能悟色相之皆空知形骸之非我則姑自適其所適何必人云而亦云狂士狂歌笑仲尼之禮樂裸人裸體陋大禹之冠裳人各有天情卽是性所以竊道學先生之似不若存風流名士之真此一集也雖名教中之罪言或風雅後之嫡派乎君近者見道益深學佛有得視橫陳於嚼蠟識往昔於焚香雖城北徐公故吾猶在而樊南行者綺語都除此一卷之深藏乃三年而未減予因搜而出之使知英雄好色而不迷菩薩現身而說法譬好音之過耳何礙觀空從苦海而回頭乃真是岸因取浮屠氏不三宿桑下之義顏之日桑宿集

云

汪愷卯瞻園詩草序

十年舊夢挑殘夜雨之燈一卷新詩吹到清風之句中  
流聚沫亦是因緣竿木逢場無非游戲憶昔與君始訂  
交也腸肥腦滿少年跌宕之場草長鶯飛江左承平之  
日相與勾當花事捉搦酒人黑飲狂衝白嘲間作或鄙  
陽之暴謔或正始之清談花荒月荒更有加於酒色竹  
請石請幾無辨乎主賓何其盛也身經世故便識艱難  
人到中年自生哀樂月寒日暖辛苦煎人墨瘁紙勞蹉  
跎負我易改觀河之面難償出岫之心得無有感雲英

之未嫁羨子敬之成仙者乎雖然君以黃海名家素封  
舊族堂止之桑榆未暮膝前之蘭桂方新侯光孟光克  
諧琴瑟長彥季彥共譜壘篋雖無千樹橘千畝竹千畦  
韭之饒頗有一壺酒一局棋一張琴之適又況大江南  
北舊雨兩三秋風尋季子之祠春水泛謝公之屐極山  
水友朋之勝而翱翔容與其閒以視聽鼓應官騎驢覓  
舉腰如磬折口作筆聲者果孰得而孰失耶然而僕於  
君詩則重有感焉今夫子雲勸學先詳龔錯之方山谷  
論詩不諱津梁之自君非先人門下士耶晨燈夜燭相  
守者七年韓筆杜詩求安於一字迄今趙張問答尙存

鄭志之書籍湜文章足壯韓門之色而先人長謝不及  
觀大集之成小子何知反謬作三都之序噫嘻千秋事  
大兩世交深因君筆下之珠璣觸我胸中之傀儡狂歌  
互答和以銅斗之聲斷夢重提當作金輪之咒

王佛雲硯綠集序

夫錦裙閣淡猶存魯望之文玉枕荒唐亦入陳思之夢  
而況事關翰墨非徒兒女銷魂物閱滄桑便與鼎鐘竝  
古也乎則有眉子硯者乃明才媛葉小鸞之舊物也小  
鸞上界寒簧前生松德均見集內偶然墮世更露聰明未及  
于歸已空色相玉人化去難留頃刻之花壁友傳來尚



認彎環之月想其爪花拭後鬢棗梳餘喜烏玉之新磨  
翻紫雲之舊製殷紅浮碧自鏘鳳味之銘斜月橫雲戲  
仿蛾眉之樣以視吳夫人之玉櫛張靜婉之金梭雅俗  
不作風流更遠矣人天隔絕空招倩女之魂文字因緣  
屢見名流之集佛雲同年得從袁浦譜入文房試以金  
屑之箋雲煙欲活盛以紫方之館珪璧同珍然其初得  
也不過謂靜女之形有光竹素香姜之瓦足歷琳瑯尚  
未知紅絲磨洗之時卽已兆墨綬經臨之地也未幾而  
牛刀小試鳧鳥高翔竟攜笠澤之書去飲吳江之水蓋  
卽小鸞故里焉訪疎香之舊閣尚有蒼苔訂午夢之遺

書猶留殘墨乃喟然曰一官如寄片石有緣是安可以不識乎於是摹從眉匠付彼手民采薇投先輩之詩簪花仿夫人之格傳其軼事謝自然真已成仙訪彼荒煙隨清娛端宜有誌卽深情之絲邈知爲政之風流此集足千古矣嗟乎世上三災之石半付泥沙宮中十眉之圖徒留粉黛而一拳之不泐雖萬鎰其何加余忝附石交得觀拓本眉娘之經猶在大可謂題硯神之記旣成固宜有序此日敘玉臺新詠原非左太冲之三都他年作青史美談是亦趙清獻之一硯

談氏二女史詩序

花中君子遺草一卷談步生印蓮著九疑仙館詩草一卷談細卿印梅著二女史皆歸安菱湖人也黃金鑄淚漬柔翰而難銷紫玉成煙逐彩雲而俱散香魂化去已憐鶴背雙飛錦字鈔來尚賸牛腰一束其師孫秋士先生攜至京師先君子曾題四絕句有云紅閨一片心頭血寄語興公好護持所謂興公卽先生也先生歿而詩遂散失至咸豐癸丑余同年生謝夢漁偶於五都之肆得來一卷之詩小字零星古香馥郁攜歸市上非同凡本河豚臆置篋中不課雪衣鸚鵡余屢向索觀而旋卽乞假南歸亦未果也今年正月表姪戴伯鏞茂才寄

示此冊益非其全者然而廬山真而已見此中海上深  
情足移我輩矣夫其鴛鴦罷繡玳瑁裝書笑拔金釵向  
先生作贊閒敲銅鉢呼小婢傳箋豈非林下之清風閑  
中之韻事乎乃讀二女史詩聲音悽惻絮語纏綿不續  
離騷自然幽怨偶翻水調便爾蒼涼抑又何也嗟乎小  
兒造化常多顛倒之時女子多才每受聰明之累幾聞  
新婦得配參軍竟有才人終歸厮養吾於二女史有深  
慨矣墨池未涸香冢先荒種成薄命之花雨風太酷晴  
此未焚之草翰墨猶香因推先君子之意而爲之序  
他日假滿還

朝井當攜示夢漁使人知十丈幘紅有此一編冰雪也

謝夢漁同年香南憶夢圖序

論揚州之勝迹不外煙花問謝傅之家風最宜絲竹水  
流花謝難如太上忘情酒冷茶殘請學癡人說夢方其  
扇搖比翼絲臥同功鬪鬧掃之新妝試綢繆之舊印張  
尚書之圖籍豔有粉痕陶學士之茶鐺清惟雪水乍調  
脂盞便理牙籤地則仙境瑯嬛人則佛家法喜聞春月  
之語早許能詩授秋水之篇居然成誦楊妹子頗工題  
跋管夫人雅善臨摹於蘭言花笑之中有宋豔班香之  
妙游仙枕穩混沌譜新此一夢也樂可知也無何而四

璧蕭條一官落拓綻放螢之苑尋戲馬之臺羌博士固  
未脫酸寒女秀才亦自嗟瓊瑤畫眉之譜十樣攜鐵硯  
而難描打頭之屋三閒住玉人而不稱蠹能化去蚨不  
飛還固知一覺十年不是書生消得轉覺五張六角都  
從尤物招來乃借開閣之豪自守閉房之禮昔年桃葉  
曾從江上迎來此日柳枝竟向樓中放去擲破鴛鴦之  
瓦燒殘玳瑁之釵翠羽凋啾黃梁倏忽此一夢也恨可  
知己夫使夢漁而乞相常寒骨人不肉老坐廣文之席  
長餐苜蓿之槃則亦過等飄風去如逝水已耳而乃芙  
蓉人鏡喧傳及第之名桃李公門榮署探花之使宋子

京之修史可無紅袖扶持霍小玉之居家難倩黃衫尋  
覓萍身飄泊蘭訊參差或云綠葉成陰春色已欣有主  
或謂名花落溷風塵尚苦無歸而回憶銅鴨香溫銀駝  
酒暖並坐蛾眉之月同挑蠅鼻之燈錦被徵書練裘學  
字絳紗帳裏奉夫子爲師玉鏡臺前與老奴共讀此情  
此境乍近乍遙黑縱難甜紅猶未洗夢憶之圖所以作  
也嗟乎聚六州鐵鑄成大錯而難銷量一斛珠買此殘  
春而不可白香山蠻腰素口未免有情杜樊川禪榻鬢  
絲不堪回首訴來舊恨如聞商婦琵琶付以達觀誰是  
吳兒木石每道其神光玉映才語珠連廿四橋頭可稱

獨步三千殿脚或是前身卜姓則鄭氏櫻桃問名則尚  
書紅杏柔情描畫輒語評量君固輾轉於夢中僕亦流  
連於紙上雖然人生一夢境也參斗迷離雨雲變幻幾  
自來而自去不妨莊子觀空鹿何有而何無莫學鄭人  
聚訟必欲趾離再喚宜懔重呼無乃惑乎從此收拾閒  
情識除綺語微之集內添來決絕之詞韓偓詩中刪去  
無題之作雖春風一慳儘容人喚真真而明月二分自  
笑我殊夢夢君於此真遽然而覺矣僕看花眼冷攤飯  
身閒懷夢之草無靈占夢之書未讀偶成豔體學題錦  
帶之書倘證情禪待誦金輪之咒



張稜竹先生棲竹圖序

子乙未歲始晤先生於毘陵卽承以棲竹圖索題予披  
視之清氣逼乎鬚眉爽籟流乎煙墨其人宛在合封藩  
灑之侯小住此中不減篔簹之谷子時年甫十五出頭  
未得醫俗無從正共羣兒爲騎竹之嬉謬承長者有折  
枝之命今圖中長歌一章蓋爾時作也碧鮮偶賦青削  
難工童子何知聊作聚沙之戲先生不棄遂同撫塵而  
游迨庚戌歲予請假南旋復晤先生於毘陵歲月如流  
一星終矣煙霞不老萬箇蒼然重陪佳士於坐中如對  
真人於天際猥以全帙索我片言敬獻枝詞聊供竹笑

今夫鳳皇翔於千仞喻所託之高也鶴鵲巢於一枝明  
所居之約也先生以鳳北德擇木而棲非鳴盛於高岡  
卽蜚聲於元圃而何以年年空谷倚袖常寒寂寂柯亭  
賞音罕遇雖洽幽棲之趣或增搖落之悲乎然而餐煙  
飲露四時之氣味皆清抹月批風一室之圖書盡綠遠  
攀鄉樹桑梓猶新俯萬孫枝檀欒可愛以視渭川千畝  
於通侯之榮鄧林一枝遂夸父之步者其風致固何如  
也予辭京雒之塵初還倦翮飲蘭陵之酒重挹清芬十  
年聯青士之交三日住墨君之館拓新陰以棲鳳願從  
君爲丹穴之游觀舊日之塗鴉愈令我憶青燈之味

潘修梅先生仙梅紀遇圖序

夫延陵季子蕭允與之論交東里先生周磐感而入夢  
故知精神所契馨欬斯通千載之遙一堂相見矣修梅  
先生身抱仙骨胸藏古春居明聖之湖便饒清福拜水  
仙之廟自證前生性酷喜畫梅筆墨之外盡得風流冰  
雪之中自成馨逸人徒賞其煙雲之欲活而不知其臭  
味之原同也辛卯歲先生掃墓西湖清明寒食龐公上  
冢之時竹閣柏堂坡老題詩之處遂乃登巢居之閣謁  
和靖之祠奉一瓣香佐以寒泉秋菊坐三生石質諸明  
月梅花而惜也葉已成陰花將結子殷七七之神術芳

信難留陶八八之靈丹香魂莫返先生於此亦惟玉笛  
一吹瑤琴三弄已耳不謂北窗望去儼從東閣移來花  
似菖蒲乍無乍有香如簾箔愈淡愈濃噫嘻異矣未幾  
而吳中有召仙者仙至示先生以詩曰天涯綠葉已成  
陰猶有梅花撲鼻馨其仙卽和靖先生也然後知香火  
因緣不在空王之座山林枯槁堪招處士之魂因繪仙  
梅紀遇圖以識其事嗟乎芸芸萬類無非偶現之優曇  
草草百年都是寄生之窠藪而先生盡芟凡豔獨結古  
歡月落參橫不續羅浮之夢暗香疎影別成天地之春  
卽此竹外一枝疎疎落落想見世間萬事色色空空然

則此一圖也謂先生之仙緣可也卽謂先生之禪悅亦可也樾雖未撰杖以從猶及披圖而見莊襟老帶儼成人外之游琪草瑤花迥異凡開之種古香古色名士名花倘教一笑拈來大可呈之我佛若問幾生修到還請證諸逋仙

紅葉讀書樓雅集圖序

竹箭萃東南之秀何幸逢君浮雲指西北之樓其中有我此子於斯圖所以不辭而爲之序也夫古之人莖藁爲贊蒼杜相逢必有僑札之圖以存惠莊之樂瀛洲學士固可丹青瀟湘故人亦堪描寫樂賢堂上帝子親賢

見客圖中平章愛客香山居士鬚眉摹九老之閒摩詰  
詩人風雪從七賢之後皆所以永今情追昔款使青楓  
雖遠舊夢可通黃壚或遙酒人如晤以視韓家夜宴號  
國春游不費胭脂別成馨逸故可傳也紅葉樓主人孫  
蓮叔鶴鶴神清熊熊氣遠置通賓之驛歌招隱之篇一  
時鏖戰酒兵尋盟詩國者或溫八叉之詩格或柳三變  
之詞華或摹沒骨之花最工畫本或拈長心之筆雅號  
書家無香不蘭有樹皆杞宜留翰墨以誌雪泥而如僕  
者酒膽不剛詩脾尤澀磨驢蹤跡祇解隨人了烏衣冠  
不堪入畫乃鸞鳳萬舉野鶴亦飛蕭韶九成啞鐘先奏

諸君則翬然而起亦走亦融於其間豈非空王座上原  
有因緣詩派圖中本同鼻祖故耶嗟乎仲尼住廣桑山  
不能倒江河使西返釋迦居波羅奈不能喝日月使東  
還世有易逝之流光人有難忘之故我而紙上之雲煙  
無恙卽壺中之歲月長留此一幘之流傳雖千秋而亦  
可僕薊門春雨交燕市之酒徒滕閣秋風識馬當之才  
子而皆去如逝水付之飄風每當月白風清燈紅酒綠  
空齋獨坐舊夢忽來雖豪無結客之詩而雅有懷人之  
賦撫斯圖也能無言乎公等健者無非東閣之奇才僕  
本浪人幸附西園之雅集聊爲之序以存歲月并誌姓

名

汪愷卿瞻園圖序

瞻園主人以瞻名園而繪圖紀之余披其圖巖腹內凹  
澗脣旁拓好山千疊孕碧生青流水三分倒花鑿月穿  
辛夷之塢度阜角之橋碧鳴欄低紅鵝館小三竿兩竿  
之竹十枝五枝之花移柳待鶯種松借鶴怪石孤立自  
成雲霞飛流善鳴不假絲竹每當曲徑紅深長隄綠淺  
露白如洗煙青欲浮吸碧海之朝曦濯金門之媚魄洵  
足滌塵中之目遊物外之觀矣然而南垞北垞之幽當  
歸摩詰東灑西灑之勝合住少陵自來謝墅庾村陶廬



潘宅雖勝由天造而名以人傳不有雲情鶴態之人難  
爲竹弟石兄之伴瞻園主人性如水淡氣得秋清何晏  
神仙之姿李約山林之致爰成小築以寄勝情和雲馴  
山買溪分水頑青鈍碧都與平章寵柳驕花無非經濟  
時復攜佳伴恣幽尋選竹題詩撥霞覓路花蠻負到茶  
碾攜來油窗紙室之中桐帽棕鞋而坐泠泠然得松石  
閒意飄飄乎如神仙中人予喜此名園得遭賢主因爲  
之序以當小園之賦瑞室之銘焉顧如予者迹雖塵網  
心本林泉亦思買三五朶之山構八九椽之屋友于花  
鳥間訊煙霞而松性雖存萍家尚泛徒乞主人之菜把

并無容我之團焦回首故山安得不呼負負乎

孫雨樓花甲自壽圖序

三篙兩篙之水十枝五枝之花烏榜青簾撐來牒子荷  
衣笏笠坐箇詩人固已極山水之娛煙波之趣而先生  
此圖意更有進焉先生黃海閒身赤城賦手讀書八千  
卷金盃之墨未乾彈指六十年鐵樹之花又放鶴籌細  
算麝粉輕研墓鬚眉於坡老壁閒紀歲月於香山集裏  
翔襪集嘏會意諧聲爰繪是圖以寓花甲一周之意余  
披其圖雲光納納天亦白描樹影扶扶山皆紫邏半溪  
萍合剛容翠碧之眠兩岸桃酣似染紅藍之汁萬花深

處一葉浮來癡蜂醉蝶之中桐帽棕鞋而坐漿牙不語

櫂膺自鳴定知打網人回誤呼眾叟最喜扶牀孫小可

代編郎圖中一童子操舟即其六歲孫也先生方且擁鼻豪吟撚鬚微

笑墨磨烏玉書檢紅牙浮重碧之樽展硬黃之帖安排

葍竈料理煙蓑幾欲招賀監於鏡湖傲元真於霅水矣

所冀與水同春共花不老六句再屆一噉重描配舊翠

以新紅伴東船以西舫僕請一枝筠管更題九老之圖

君其六幅蒲帆遠渡千秋之水

葉魯泉囊琴訪雨圖序

君不見七貴五侯之第肥肉大酒之場客至而響玉鳴

舞散而明珠落漢曲胡曲李供奉之箜篌急聲緩聲薛  
陽陶之鬢髮揚飛揚舞以鞞以鞞車挂鞞而晨來燭填  
街而暮罷豈不盛與何爲乎屢唱勞商虛誇清角攸琴  
三尺毛雨一天鬱奇律而誰知抱古心而獨寫嗟嗟  
段興而雅樂廢拍板盛而正聲衰樹黎普黎非中州之  
音韻難識沙識豈太古之宮商撫斯琴也得無歌苦而  
知希曲高而和寡乎乃君則花閒集富饒下材清鍊成  
金石之聲洗盡箏琵琶之俗聞鐘悟道製笛觀賢吹簫而  
過吳門擊筑而游燕市借流水高山之意從名人魁士  
而游流連梁父之吟悽測楚妃之歎往往蕤賓鐵躍姑

洗鐘鳴焉雖然桓譚文士亦有繁聲摩詰詩人非無新  
曲君苟于隅善應砬散無嫌跌宕乎左驥史炳之閒婆  
娑乎景武丙彊之後則和凝曲好作宰相而何妨徐錯  
歌成換中書而亦得宜乎抱軒轅之瑟自獻王門吹子  
晉之簫卽登仙籍矣願以胡琴碎於市上商歌聞於門  
中人驚安道之高自得啟期之樂青琴神女天上無媒  
黃帝伶官人閒遊戲雲夢八九鬱奇氣之輪囷晨星雨  
三招酒徒而批搦朱絃三歎自有遺音白蠟一經初無  
長物悄悄琴德其在斯乎今者長卿游倦潘令居閒徵  
苦宮甘無非閱歷錄仁商義皆見性情長歌短歌借七

絃寫出今雨舊雨從千里招來而僕不習鷓鴣絃難調牛  
鐸朝秋暮惜都不成音氏朕但吹豈能中節謬附琴星  
之一未諧金奏之三然而吾輩交游每在風塵之外中  
年附寫最宜絲竹之中僕於斯圖所以不辭而爲之序  
也他日老雨初晴閒雲忽至贈君紅石薦坐我白木牀  
將爲奏淥水游春之曲乎抑爲鼓回風送遠之章乎請  
眠琴以俟

張憶娘簪花圖詩序

憶娘名小乙

二百年倩女之魂十三行洛神之賦呼之欲出翩何來  
遲小姓則好好前身滅世上雄張之色問名則真真小

印摹商家女乙之觚乍下秦樓便歸蔣徑臙脂一捻偶  
憑天女拈來翰墨千秋竟被名流看殺尋春杜牧都恨  
生遲入畫崔徽不愁瘦損柔情描畫頓語評量見於  
國初諸老之詩洵爲天壤有情之物吾友大台山人素  
工豔體善說情禪喜此一幘之流傳竟爲楚得謂有三  
生之緣分未可唐捐傳眉眼之深情最宜紅笑觸心頭  
之舊恨別有紫雲爰借天涯芳草之思以寓流水落花  
之感固已綺甚呈佛夢欲游仙而又以爲彤管乃美人  
之贈未敢自私也采薇有先輩之詩不容久藏也於是  
錄其墨蹟貌出朱顏召黃仙鶴之名工使刻深情之帖

借梅河豚之贖本以傳定武之真人謂風流自云遊戲  
因上頭之千騎必有引喉索下走之一言得無著糞噫  
嘻子生太晚敢從名下題詩我輩鐘情實亦前人作俑  
曼殊天女登大毛公之堂橫波夫人作老尚書之配雲  
郎玉貌摹來水繪圖中髯容風情傳出坵詞圖上老子  
之婆娑可想豎儒之遑遑安知卽此一圖自成千古而  
僕枯腸止百餘言亦未得附彼名豈非奇福刻香匱之  
集固知孫楚可人洩繡谷之春未免將侯惱我

賓萌外集卷三



賓萌外集卷四

德清俞樾

序

相國祁春圃夫子六十壽序

夫佐堯醜舜薰之化而銀策書功際嵩生嶽降之期而  
金提建福稽諸古昔若商大夫之斟雉齊尚父之飛鼉  
伊水乘舟夢遊日月傅巖板築出應星辰莫不享遐齡  
膺龐褊神明竺厚精氣延洪故知九乾雨露飲之卽玉  
液瓊蘇也五鼎鹽梅調之卽青芝赤箭也我

國家重仁襲義含甘吮滋凡在紀伺視冒之臣必有緝

福曼齡之慶若乃翊五德之運作三壽之朋人望之如河岳日星知其閒必有名世者

帝錫之以富貴壽考謂宰相須用讀書人則於我春圃夫子見之矣惟我夫子系出伊耆秀鐘澤潞宋廣平之名字銜自雙龍曾魯公之精神呼爲老鳳際恢台之令序爲攬揆之佳辰化日舒長仁風披拂九五福曰壽從天上頌來十七物之餐自尚方奉出一時隸門生之籍醉馭吏之茵者咸竭丹誠以祈黃耇然而將迎之術君子不言也曼衍之譚達人不受也請從庾乘之下坐敬陳醞菘之嘉言夫履絢冠述孰究天人昨史枕圖誰通

今古我夫子學窮五際才擅三長製月儀之辭彥昇幼  
慧作日出之賦維翰才高庾赤玉之胸襟都無宿物可  
紫宸之才調不愧詞臣東觀讀書

南齋傑直應劉公宴之作風骨自高歐蘇帖子之詞盡  
懷已寓柏梁賦罷蓮炬歸來心在冰壺手張珊瑚網犀軒  
熊節迎將使者之車黃尾裴頭寫定神仙之籍宣公知  
貢舉最得人才永叔作試官能移風氣在多士久欽爲  
哲匠卽

天家亦倚作經師東平北海之賢齊向先生問字鳧渚  
鶴洲之地親看帝子橫經卽今詩和三侯集成一品閒

臨玉版萬本爭鈔偶灑金盞五都競購白虎蒼龍之闕  
非蕭相而誰題北風雲漢之圖爲漢廷所共寶雖翰墨  
無非遊戲而文章亦見經綸此其學術之槃深也王荆  
公爲翰苑才入政府而聲名頓減革元成以經術進居  
相位而建豎無聞蓋袞職旣隆鼎司難稱非有茹古涵  
今之量莫奏熙天耀日之勳我夫子華蓋承辰紫宮執  
斗右爲麟而左爲鳳合成前後之輝光規司春而矩司  
秋妙此陰陽之調燮盟心於水著手成春杜元凱傾度  
支而朝野之稱翁若李棲筠兼起部而公輔之望魁然  
固已效奏便章職修清晏矣然而東垣上相西垣上將

論功者固以從容坐論爲高武事樞密文事中書勦治者尤以密弗親承爲寵

國家威弧遠指擗鼓遐征爰置軍機俾參碩畫小延英之地邇大於越之官高我夫子以公才公望之隆膺斯謀斯猷之寄陸敬輿職居內相龔茂良位進首參每當鈴索宵聞蠟丸朝奏近承

天語遠燭機宜渠牟之入內廷或五六刻而始出廬陵之掌外制薄四六體而不爲凡夫平津十策曲逆六奇夾袋內之人材履屐閒之方略咸符

乾斷克洽泰交此其治功之襮著也且夫雲起彌天而

觸自岱宗之石河流入海而發從星宿之源蓋惟德厚而信矻然後襍翔而嘏集我夫子雖具恢恢有餘之度仍抱匆匆如畏之忱蓬大夫之車無欺暮夜韓僕射之笏不授童奴每出殿門尺寸守而不失偶詢溫樹左右顧而無言畫臨深履薄之圖住虎尾春冰之館威福總歸之

皇極滅否不及於人倫李孝伯之直言必焚諫草錢侍郎之盛德不發私書而又東閣延才南金選士門開通德館啟招賢雖一一之吹無竽敢濫而九九之見有技必收韓荊州人物權衡李祕書詞林根柢若夫識陶侃

爲不凡之器決王導爲令僕之才或蒙晏元獻之知而  
折節願稱弟子或受狄梁公之薦而終身不識何人本  
無月色之私心違問耳鳴之陰德譬猶高山大澤食其  
利而不知霽月光風游其宇而自化此其德行之純全  
也韋平之族以世濟爲難軾轍之才以同時見美我夫  
子楹書守舊堂構開新吹華黍之笙養能竭力捧

芝泥之誥孝在揚名人紀克敦天倫無憾又況荆花豔  
發千里聯芳珠樹紛羅一枝翹秀哲弟風清藩服行開  
旌節之花佳兒名在賢書新茁科名之草從此絲綸對  
掌弓冶相傳張縮隨兄耽僕射中丞之位蘇瓌有子講

尚書說命之篇古有東川西川竝持虎節大郎小郎同拜鸞臺者亦何以加茲光寵逾此遭逢乎此其福報之崇隆也至於樓臺鼎鼐之詩傳爲佳話鐘鼓園林之勝樂此清時黃髮番番克副秉鈞之望赤舄几几親襄受璽之儀湛露歌詩霈雲演卦鳳飛五色銜

溫詔而頻來虬賜九花入

禁城而代步值此懸弧之喜更邀

錫命之榮祝以大年昭其備禮斯則五更三老止循乎典禮之恆而千載一時罕覩此明良之盛者也某等身經孔鑄名隸韓門小草無知亦被臺萊之蔭大椿不老



益敷桃李之陰瞻壽者相而來夏日亦形其可愛修弟  
子職而退春風何幸而同依所願算永期頤道隆輔弼  
縹膠酒熟高會方壺圓嶠之仙雲母屏開敬書

聖主賢臣之頌

姚平泉舅氏七十壽序

夫久而不做者精氣遠而彌耀者文章精氣之固固於  
金石也文章之壽壽於旗翼也是故將迎之術士士不  
言綽綽之所達人弗受使徒鋪張洪竿旂節賦詞接芬  
錯芳翔襍集嘏將爲長者壽乎抑爲詔子陸乎然而登  
戲綵之堂侑祈年之爵禮終於稅人喜斯陶先生書策

琴瑟在前當亦爲之莞爾小子應對進退則可或有取  
乎斐然雖至親無文切人不媚而安能已於言哉惟我  
平泉舅氏與物爲春如山之壽行吾素位其學介晉宋  
之間和其天倪斯壽邁松喬而上於一陽來復之月爲  
七旬初度之期一時孔李通家潘楊世戚咸酌大罍以  
祝延洪暢舞暢飛善頌善禱矧如樾者衛玠木武子之  
甥李漢又昌黎之壻乎然而玉笈金箱之記述而難稽  
也青松綺栢之辭籥而非實也我舅氏遁奇於野抱璞  
而居苟效丁宏之揆張何解枚乘之凱散請登酒座聽  
我卮言公生卽端凝幼而孤露磨祖貽之硯讀母授之

經雖在童年便教至性痛大椿之早萎喜荆樹之不孤  
無何而聽雨牀虛吹墮聲罷公力營大事手撫遺孤伏  
波敬嫂非衣冠而不見伯魚愛姬雖衽席而必興課以  
父書紹其家學必使羽毛豐滿頭角崢嶸而後以桐孫  
之秀止慰高堂鞠子之成下告泉壤其天性有如此者  
讀史之士問撐犁而不知窮經之儒遇檀黎而莫識載  
籍極博淹貫爲難公入則熊膽一丸出則牛腰三尺披  
青藜老叟之牒本本元元受黃蓋童子之圖奇奇怪怪  
故能目空千古手定百家分小學大學之書而朱子之  
傳不必補續新唐舊唐之史而梁氏之統不必存當其

上下古今出入神鬼可使長頭之賈奉作經師禿鬚之蘇避其史席其學問有如此者夫方圭而圓璧者材也躡蹠而纓屨者遇也以公芸香三代桂林一枝豈不可以待詔北門司文東觀而乃牌仍鄉貢船止孝廉冬集書中難登名字春明門外虛費輪蹠徒以史館之勞將膺民社之寄好官思之爛熟老夫耄矣無能州郡之職徒勞人耳俎豆之事則嘗學之他日廣文鹽冷苜蓿盤空得無有史公不遇之文揚子解嘲之作乎而公道然任運密爾自娛世事浮雲吾心明月佛能自在仙更堅牢燒尾宴前雖無位置打頭屋底可住妻孥啟期自樂

其貧傳永并忘其老其襟期有如此者且夫犀舄熊節  
不足爲榮北毳南金不足爲富自來抱五都之壁不如  
傳一卷之書而或未握蛇珠虛留鼠璞識者嗚焉公以  
陶元浴素之才潤古雕今之筆而又廣之以閱歷助之  
以交游虎阜春風自拜生公之石馬當秋雨來尊帝子  
之洲嗣後驅車走燕趙之郊結客半幽并之士非青雲  
之仙客卽黃散之舊家雖至岫有還雲門無舊雨而近  
則煙波一棹少伯祠邊遠則風雨重陽禹王臺上狂歌  
互答逸興遄飛讀所著餅山草堂集許舍人之筆墨妙  
得中和顏延年之體裁仍歸明密不徒詩律之細抑微

後福之長又况搜奇於孔壁之前則史成摺逸析義於  
宋儒之後則書著瑣談固不僅文號有神詩推無敵而  
已其著述有如此者雖然尺鷃不足論天寸蠶安能測  
海公之所蘊不盡於斯而樾以爲訂鄭志之書豈無弟  
子傳蘇門之學自有佳兒必盡臚陳轉嫌靡雜益徵壺  
史以侑壽觴我舅母黃孺人出叔度之門歸武功之族  
鐵簪三寸辛苦持家竹筒一枚艱難遣女竟以中年哀  
樂積成痼疾纏綿幸逢絡秀之賢代操內政遂毓機雲  
之秀克繼書香階前玉樹行萬條枝室內金蠶益絲先  
業然則占家人之卦不必再筮邱園也八儒林之傳不

必再登勳業也如公者心有天游指與物化不已足握大年之券而濟多福之源乎所願夫子懋高丈人屋廣小雅之材七十合天下士而論交大椿之壽八千作地行仙而不老將見

朝錫引年之典家麇借老之章隋世系表於唐書不墜家風之舊峙靈光殿於魯國長依化日之新

蘇完瓜爾佳氏太夫人七十壽序

仰矚鵬霄夫人星朗俯尋鼇極慈姥峰高凡在珠履之賓玳筵之客莫不黎收而拜揚扈而稱曰此福門之慶壽母之祥也而況出歐公之門下親聞魏國之風拜韋

母於帳前不媿宣文之號也哉惟太夫人幼習張箴長  
嫻班誡步陸佩之貴姓紇豆陵之名宗其在室也色絲  
黃絹久工幼婦之詞其來歸也夷鼓青陽實行天潢之  
派自仙源而積慶從若木以分支孫桓有宗室顏子之  
稱肅冕有吾家任城之譽嘉耦曰配令德來教知伯鸞  
之賢而能成其高節定展禽之謚而益振其清風其所  
見固已卓矣然而義統於尊未足盡黃裳之美教成於  
子乃愈徵彤管之光陶士行以勳業著封鮮成之也柳  
仲郢以文學名丸熊助之也欲知太夫人折筮畫荻之  
功盍觀我藪生夫子振采負聲之力乎夫敦宗院內自



有名材親賢宅中非無偉器不過名高西邸望重南班  
已耳我夫子金枝翹秀便開杏苑之花銀漢分流又占  
蓬山之頂賢良射策珠玉揮毫聽名字於臚傳雲飛五  
色學文章之官樣紙貴三都祕府校書何減卯金之子  
內廷侍晏能廣裸玉之詩爲公族作羽儀人皆動色得  
子弟如迦葉

帝亦稱賢則惟太夫人教以植學者勤也夫夫李爲法  
官虞廷有命司空掌邦土周禮無書蓋必通乎法外之  
條而後雲司可領亦必熟乎域中之數而後水部能兼  
我夫子始則敏歷承明繼則迴翔臺省宗英名重卿貳

階高顏魯公拜秋官克司邦憲李棲筠官起部已具相  
才手定刑書棘木之陰自靜胸羅縉籍藤花之戶皆清  
故不必守金布之交泥土斷之法而早已獄無愧竹野  
有桑麻則惟太夫人教以服官者豫也至於門啟登龍  
臺高市駿金鑿刮目黑白無滄玉尺量才短長皆適秋  
風京兆兼收南北之英曉日無機分閱天人之策兀東  
閣才人西清詞客金闈初登之士銀袍待試之人莫不  
嚮龍燭以分光附驥旄而致遠入珊瑚之網便是明珠  
種桃李之門無非仙筴則惟太夫人教以相士者精也  
然而既擅文通必兼武達孫吳之略非必闖外而始知

頗收之才卽在禁中而可見我夫子冠飄孔翠旌颯雲  
藍郁護之府旣別統制之官特拜受武功爵而儒臣之  
遇愈榮領曳落河而君子之營自正兵容貔虎陣法龍  
蛇謂詩書卽吾道于城非徒章句謂騎射乃

本朝家法況在宗支則惟太夫人教以養威者大也稽  
諸古昔陳母以忠孝勗堯咨蘇母以禮義誨易簡何承  
天之勵學實稟慈儀李景讓之治軍亦遊母訓竊以名  
臣之樹立半由賢母之栽培若太夫人者豈非母可兼  
師養而能教者乎今當七夕之期將進千秋之祝曝書  
樓上

丹誥鸞章乞巧筵前朱顏鶴髮太夫人備只孫之法服  
戴固姑之華冠王母稱觴窗開朱鳥佳兒舞綵袋繫金  
魚樂可知也某等列門生之籍得悉壺儀循夫子之牆  
久瞻慈蔭喜穿鍼之令節卽設悅之佳辰酒進長生花  
開吉慶從此

九重綸綍定有馮親荀母之褒百歲期頤長開雪藕冰  
桃之宴

謝母汪太安人七十壽序

金馬門前郎君官貴綠楊城外婺女星高乃因設悅之  
期特設稱觴之禮一時潘楊世戚孔李通家無不酌女

乙之觚奉婦庚之卣以祈綽綽以祝延洪而況公瑾同  
年原有登堂之誼陶家賢母備聞劉薦之風豈可使綠  
純勿表黃絹無詞乎惟太安人受公宮之四教讀女誠  
之七篇潭上桃花生白汪倫之宅雪中柳絮來吟謝傅  
之庭祥女入門便有三言之益吉人在室從無六鑿之  
傷凡越羅蜀線之裁量韭菘梅蘇之調劑竹豆木豆春  
秋祭祀之儀金羅銀羅賓客往來之節一經指畫都見  
心裁克儉克勤入粗入細鐵簪畫壁相夫子以持家銅  
盤傳餐坐佳兒而課讀固已一門稱德九族推賢矣而  
太安人則更有不可及者自來君號宣文女稱博士曹

大家代阿兄續史黎夫人與傅母聯吟從壺內以論才  
亦人間所恆有而至於羽陵之簡載自瑤華石室之書  
藏於金匱則黃童亦多未見元晏猶特借觀未聞闔閣  
之中獲覩瑯嬛之祕乃謝氏自司寇公與修

四庫之書遂永百年之澤

賜書猶在以顏醉白之堂祖笏相承不墜汗青之業竟  
因庸成之舊守得窺

文匯之藏書若節春秋敬司灑掃丙丁庫啟庚子經陳  
紅牙之籤因風成韻玉板之紙映日有光裝以玳瑁之  
函護以芙蓉之粉太安人因勦盛舉得縱奇觀鳳諾龍

奴鈔來祕本金題玉躡識是吳裝此無論銘椒頌菊之  
人眼無此福卽問諸冠述履約之士口莫能名矣然使  
爲傳經之章毋作獻賦之韓公而未聞令德之歌亦安  
見閑家之美且夫來仲往屈羲易之微言也前沈後揚  
越書之精語也太安人亨屯一視欣鬱兩忘其在室也  
族本華腴不必布裙而椎髻其來歸也門猶鼎盛亦非  
紙閣而蘆簾北毳南金美哉此室東音西舞爛其盈門  
似乎樽節爲難清寒不耐矣乃無何而謁莢累多脂膏  
潤少鳩羽之司旣失鼠耳之帳難稽錢不飛來杯能化  
去畫指之券積而益多纏腰之資散而愈少在目論者

未免慮黠金之乏術悵餐玉之無方而太安人倚竹忘  
寒食茶有味束修盞酒必均親串之貽兼味盤飧無缺  
賓朋之饌貧而能樂儉以養廉守柳下之清乃稱賢婦  
服桑中之宦自有佳兒又何必撫破甑而自嗟聽回帆  
而不樂乎夫食都蔗者及尾而甘種靈樞者隨心所欲  
至庚戌歲我夢漁同年席禰門之餘慶掇

盛世之巍科

金殿宣名爭看探花之使玉堂珥筆共推視草之才賦  
罷長楊蓬山日永收來仙筍棘院風清卽吉語之頻傳  
想慈顏之有喜然後知太安人所見者高而所期者遠



也今者梅花有信剛逢十月之交萱草無憂將進千秋  
之祝

鸞章錫命

天邊之冠帔新頒鳳律回春膝下之壺篚迭奏孫枝濯  
濯珠著樹而俱芳壻水溶溶玉映冰而並潤板輿旣御  
綵服爭趨鞠脛一樽雲璈三奏樂可知也某等驥旄偶  
附忝分琴上之星麋壽同所敬祝壺中之日雖無鉅筆  
寫雲母之屏且藉卮言侑麻姑之酒所冀康強逢吉美  
意延年此時鶴獻籌來齊唱百年之曲他日鳳銜

詔至榮披一品之衣

但雲湖前輩七十壽序

夫張蒼柱下錫曼衍之奇齡羅結城中受頻繁之異數  
固已爭光旌翼比美蒼牙而況注籍玉堂書名晶策已  
屆從心之候猶勤宣力之勳人望之如魯國靈光共仰  
重名於北斗

帝用之爲傅巖霖雨俾敷惠澤於南邦如我雲湖先生  
者乎先生麗水祥金丹山威鳳秦黔中之故郡秀氣獨  
鐘漢都尉之家聲清芬克紹際此橙黃菊綠剛過九月  
重陽喜聞鳳舞鸞歌將祝七旬雙壽忝與登龍之列敢  
忘酌兕之忱敬獻小言以侑犬斗惟先生斐邈才清徐

陵慧早一覺之俊貢此芹香百尺之枝攀來桂子慈恩  
塔上親題千佛之名天祿閣中小集羣仙之隊燭移龍  
鳳湯賜麒麟鱸蓬萊之魚騎杏葉之馬冰銜旣貴霜議  
益清移來東觀神仙壯此西臺風骨赤棒所至識高中  
尉之威名白簡無私見傅鶉觚之慷慨嶽嶽神羊之角  
行行驄馬之歌蓋有鮑葛之風薛袁之直馬至於秉龍  
虎之節平燕雀之衡涉湘水而採其蒨蘭登會稽而收  
其竹箭一簾秋色文章之味同清萬種春花桃李之門  
更盛類皆秤心自運鐸舌親操蘇子瞻試院之中煎茶  
有味和魯公省門之外撒棘無譁

朝廷收得士之功士林服論文之識然而清華之選所以觀其學也盤錯之交所以試其才也汲長孺之重望乃莅淮陽李鄴侯之仙才亦臨浙右先生諫垣聽鑰

帝展書名移卿月於九霄作福星之一道風清鷁首浮沅水以南游雲傍馬頭度太行而西去其所至也六條察吏五禮防民蓬蒿不翦於庭前桑麻成陰於境內輟大中之政傳爲美談顏有道之歌達於

朝聽欲試移風之手俾正吳趨因知飲水之心命司馬莢夫白鹽屯旣設榷法屢更錯戶易疲綱官難給先生始官山左旋莅江南籌握帳中錢流地止貨布得流通

之術脂膏無自潤之心故能杜攘竊之奸而梟心自靜  
定踦零之帳而鼠尾皆清雖劉晏著美於唐時陳恕得  
名於宋代亦何以加於此乎然使馭飛雪之將揚恩次  
之旌而徒爭心計之工其安見指麾之略先生安遠有  
論經武有方受鳩治子之兵書通馬將軍之故事當海  
氛之未靖正軍事之方興遂兼廉訪之銜以重師干之  
任修殷鐵之密奏自達

九重負劉興之長才足當百萬於是開黃皮之室造金  
翅之船募橫海之雄師鐵嶼遠跨練淩波之勁卒銅虎  
分頒鹿角十重魚膏千斛卒之刁公城固焦度樓高亭

墩銷烽市廛安堵自定便宜之策高張吉利之旗卽此  
一面之獨當洵可入州之兼督而乃潘岳有閒居之日  
文園多移疾之時幾疑超棘無徵浮萍有詠豈知再懸  
再上堇父之布彌高愈磨愈明獨孤之鏡無損乎且夫  
人爵之榮天倫之樂求之於古罕或能兼先生二品階  
高八旬親健蘇易簡之奉母頻邀霞帔之頒陳堯咨之  
居家每繫金魚而侍此一端之可羨雖三公以何加德  
況吳夫人系出延陵封高石窮心能入細代稽鹽鐵之  
書德可宜家榮受

萬金之誥上以扶持鶴髮下以培植鳳毛三珠之樹爭

高千里之駒並駕或玉堂之繼武或珊瑚之呈材學海  
瀾深郎官星朗門庭之盛海內同推矣某素仰丰裁倍  
殷頌禱黃金臺下幸逢長者之車雲母屏前敬獻壽人  
之曲所望易占三接史紀九遷八千歲爲春天上花開  
旌節九五福日壽人開樹種長春

慎母陳太恭人八十壽序

夫揚尊遂者表石窀之封頌延長者侈槐眉之迹然而  
翠媽元扈事旣遠則難稽黃竹白雲語非經而罔據豈  
若奏房中之樂揚林下之風借彤管之三章寫錦屏之  
十幅乎歲惟元默序入九秋芙蓉太史爲其尊慈陳太

恭人稱八十壽某等以公瑾之同年拜宣文之賢母欲  
進壽人之曲宜陳女憲之書惟太恭人毓自高門教於  
名父當玉勝呈祥之始家在日邊從花輶退值之餘攜  
來膝下授之班誡課以唐詩凡韋母周官班姬漢史宋  
家論語伏氏尚書無不了了於心琅琅在口時贈公冶  
亭先生以孝廉之船赴公車之署龍門未上燕市久留  
喜諧敬仲之占爰作齊髡之贅吉人在室嘻嗃無聞快  
壻登堂風流可想而乃翼殷不逝器大難成遂以獻賦  
之相如姑作傳經之劉向匡衡補平原文學後進景從  
劉炳稱元處先生學徒雲附然而束脩之羊常瘠空倉



之雀多饑供落索之餐僅餘春妾補挾斯之服恆藉鍼  
神太恭人儉以養廉貧而能樂攜阿汪之女僕詣繡三  
更課衮師之嬌兒呶唔一卷食貧有味交謫無聲井自  
雖勞笄珈無慕也逮乎註選人之籍現宰官之身而河  
陽之花欲裁猶未長安之米屢索爲難雖般出門西笑  
之心已決盡室南歸之計二十年之新婦始拜松楸三  
千里之故山僅存桑梓猶謂牽絲已近製錦非遙從前  
橐筆而游此後鳴琴而治百里之地試其利器而有餘  
三徑之資取諸絃歌而自足孰意牛刀未奏鵬賦先成  
沅江蘭芷虛迎葉令之鳧霄水雲煙遽返蘇仙之鶴斯

時也因樹之屋止賸三椽種秫之田不盈五畝太恭人  
艱難作筓辛苦牽蘿大厦獨支偏絃自奏帛似帛而布  
似布刀尺宵聞簪非簪而釵非釵鉛華曉謝餅無餅粟  
能爲巧婦之炊楹有遺書惟勸孤兒之讀且夫下尋之  
木實生神芝盈尺之珍足蔭嘉穀自來德無不耀理有  
可徵況重以太恭人教誨之勤栽培之厚乎美卿子雞  
學富五鳳才高卓爾不羣久冠子衿之列拔乎其萃果  
邀

乙覽之知首選旣膺頭銜便貴民部司度支之重郎官  
應列宿之尊於是恭迓板輿重游京國晨昏甘旨茅季

偉殺雞以供出入起居陳堯咨佩魚而侍覲裳一曲名  
在月中象服三加

恩頒天上然而稽百官之表惟玉堂之署尤清號萬石  
之君無芸香之俸則俗乃至庚戌歲而輒紅得路淡墨  
書名甫聞喜之筵便入承明之選天人策進

聖主頷頤羽獵賦成羣公擱筆餅分銀餽炬撤金蓮斯  
固已極遭遇之榮食詩書之報矣又况楛臺高築筆陣  
雄開肥瘦兼乎鍾胡筋骨得之顏柳求書客滿門是鐵  
而亦穿潑墨興豪壺非金而不竭士林珍其尺牘公卿  
慕其姓名從此臺閣躋登輜軒歲出傍金坡而置宅持

玉尺以量才薰班馬之濃香樹襲龍之重望太恭人手  
扶鳩杖身擁貂裘其亦爲之進一觴加一饌乎而乃苑  
枯之境無動於心欣鬱之情罕形於色圖書滿架花木  
盈庭不禮兩足之尊不設三淨之饌篋中舊稿常倩兒  
編燈下細書不勞婦代訂蘭閨之故事都爲一書仿玉  
臺之新詩選從兩宋卽合期頤將屆巒鑠如初油窗花  
戶之閒筍席羔裯而坐排金葉之格則猶子亦偕檢紅  
牙之籤而女孫颯侍隔戶之婦每共敲棋扶杖之孫時  
來索果佛能自在仙本長生洵可樂矣茲當設悅之辰  
將舉醇觴之禮萱堂春滿菊圃秋高某等忝有登堂之

誰敢忘介壽之忱所望曲唱百年長駐結璘之景衣披  
一品益高興慶之班

孫鼎庵太夫子壽序

讀萬石君傳羨門第之榮誦九老圖詩見林泉之福固  
已聲華並茂齒爵兼尊然而鶴鳴於陰喜其子之能和  
也豹隱於霧美其身之有文也倘徒席寵簪纓比麟旗  
翼亦奚足以焜耀粉榆鋪張竹素乎鼎庵先生以君子  
儒現壽者相啟五經之笥腹便便而愈饒披一品之衣  
骨珊珊而不俗歲在癸丑先生年六十有五矣惟時我  
師蘭檢侍郎恭承

節命視學皖江效仁傑之望雲低徊不去喜維摩之示  
疾矍鑠如初乃寓書於樾謂古者奉觴上壽非有當期  
今茲舞綵承歡冀聞吉語樾雖固陋不敢辭也雖然先  
生文章名世科第傳家徒陳黃竹之謠難補白華之雅  
盍卽其樹立之奇遭逢之盛爲先生侑一觴乎夫刀鐸  
紛囂內則之恆儀厠膾中裙子弟之常分苟庭闈之聚  
順雖曾閤以何加乃先生父曉塘吏部始而藤廳供職  
繼而榆塞荷戈層冰積雪之閒羸馬瘦童而去黃龍府  
遠白豹城高先生左右扶持晨昏調護奉爾犁以介壽  
歌勒敕以勸餐迨

恩出九天得唱刀頭之曲而身經萬里都忘爾足之勞  
烏烏情深明駐足健其不可及者一也史公游覽卽是  
文章王粲從軍何傷儒雅先生歸從絕塞踏徧名場謂  
地芥之非難何天香之有待乃至甲午歲始膺鄉薦得  
列賢書而蘭檢師已陪玉笋之班同報金花之帖查黎  
並秀椿桂齊芳龍門之游使季方扶杖鹿鳴之宴因紀  
涉張屏其不可及者二也蘇老泉之策學不列於制科  
黃亞父之詩名僅終於從事雖有知名之子末由歸美  
於親蘭檢師早奮天衢珥登雲路司文東觀珥筆西清  
在常情而論先生亦怡養邱園優游家術已耳先生謂

讀十年書未登上第拜五花詔終愧

君恩於是鑄鐵硯以自盟著銀袍而就試不墜觀光之  
志果開聞喜之筵以司馬老先生作昌黎前進士其不  
可及者三也唐人貴科目一第爲難漢代重循良百里  
非易既看花之得意宜撻水以之官墨綬銅章莫笑牛  
刀小試王山癸水行看鳧舄飛來而先生燒尾情殷折  
腰興嬾羊鼻公無他嗜好惟喜圖書龍鬚友成我功名  
更勤著述輒紅塵裏一笑抽身虛白堂中終年抱膝載  
酒之客酬以清談負牀之孫課以家學詞曹接武郎署  
蜚聲皆先生之教焉門前五柳久淡宦情堂下三槐益



饒佳氣其不可及者四也雖然先生世受國恩身爲鄉  
衮使徒作稽紹之野鶴學劉勝之寒蟬何以見入粗入  
細之精神四方可圓之才略哉先生南郭忘形物來則  
應東平好善樂此不疲布長者之金因而建寺捐坡公  
之帶遂以成橋而生平致力者凡以文風塔爲最是塔  
也拔地七盤去天三尺偶以謝仙之火致毀鉅觀將運  
郢人之風使遺舊物先生採形家之論謂文運之攸關  
念先世之勞懼前功之盡替廣招巧匠妙選名材築就  
瓊階裝成寶地阿育王之神力遜此莊嚴舍利子之光  
芒燭乎霄漢果使科名草綠及第花紅而陶士行竹木

之儲都歸有用孔君魚脂膏之地共信無私其不可及者五也且夫茶鑪藥臼王摩詰之幽居掃地焚香韋蘇州之清福先生瑟瑟靜好家室和平宜乎開出曇花必非頃刻種來修竹總是檀欒乃德配徐夫人暫住華鬢旋歸兜率少君去而鹿車罷挽德耀逝而鴻案虛留但將法喜爲妻不羨使君有婦林處士山中清夢祇堪配以梅花王右軍江上情波并未迎將桃葉其不可及者六也蘭檢師敏歷承明回翔臺省少司馬之職重於夏官大宗師之篇清於秋水先生謂鉅車問俗非徒蒿目而談玉尺量才尤貴冰心自矢每以教忠之意寓於執

訊之書雖或勞午軍符紛紜未息夷庚孔道充斥堪虞  
而謝傅從容依然賭墅劉超鎮定終不移家其不可及  
者七也歲時伏臘居君子之鄉愧儡盤鈴尋少年之樂  
釣游舊地杖履閒身登邑大夫之庭止談風月入鄉先  
生之社但話桑麻與哲弟謙齋文垣兩先生展齒尋幽  
杖頭買醉東頭西頭之屋無閒往來南垞北垞之閒每  
同觴詠悠然有松石閒意望之如神仙中人其不可及  
者八也荀子云美意延年史遷謂修道養壽當嶺上春  
回之月正壺中日永之時雖我蘭檢師秉節云勞稱觴  
未建然而陶隱居之樓上謾謾松風楊於陵之門前深

深桃李亦足爲先生壽矣越遠承師命敬溯高風所喜  
鶴算銜來正值

龍光頒到

天上紫泥初錫已看彩服增輝膝前黃閣將登願借金  
甌獻壽

墓誌銘

戶部候補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壽君墓誌銘  
君諱壽昌姓某氏滿洲鑲黃旗人其先世自

國初駐防江南遂家江寧從真人豐沛而來素精武略  
得六代江山之助遂暢文風會祖官廡保祖樟柱父尚

德並以騎射承家詩書啟後君生而穎異學有本原讀  
東方曼倩之書久推博雅入北海康成之室便號經神  
几舜碣堯碑癸盃丁酉佺盧字古不準書新莫不了了  
於心琅琅在口魯淹中之士遜此宏通齊稷下之儒媿  
其浮辯學飽干鏖聲蜚一黌賢書登其姓名天府貢其  
昂望歲在庚戌成進士入詞林黃榜名高紅箋字大寫  
同年之錄不媿魁人居殆庶之科是稱吉士擔簦北上  
被錦南還跨內廐之飛龍光生梓里攜蓬池之仙鱸香  
佐蘭餐固遭遇之榮亦文章之報也夫以爾雅之才膺  
承明之選宜乎獻拔雲之賦名動公卿簪畫日之毫身

依禁近乃壬子散館改授主事噫嘻辟劾支未成正果  
項曼都竟作斥仙雪泥之爪印猶留冰樣之頭銜已換  
海中珊瑚網人惜遺珍天上玉堂自稱過客接翼之鳥半  
翔集於天衢同隊之魚盡飛騰於霄漢而君挂名省署  
供職農曹得無有雲英未嫁之恩子晉成仙之憾乎雖  
然郎官應列宿之尊民部司度支之重虎爪之板不妨  
暫屈王微鳳凰之池原可仍還荀勗君亦猶猶然不以  
介於懷也孰意一官落拓方閉戶以著書八口零丁竟  
闔門而死難蓋君官雖日下家尚江南自粵賊之沿江  
而下也夷庚已塞難爲就養之行令甲方嚴敢作偷生

之計黯黯將軍之樹堂堂君子之營固已視白刃而如  
歸製黃衫而有待矣癸丑二月賊陷江寧時則風鶴張  
皇沙蟲慘淡神鴉飛滿孰與招魂鬼馬騎回尚思殺賊  
短兵相接至三日而未休大義相期竟一軍之同盡君  
全家赴義盡室捐軀同抽光弼靴刀不走田單車軸鳴  
呼烈矣君在京聞信哀不減聲痛真欲絕白雲千里誰  
爲仁傑之家碧血一堆難訪萇宏之骨死生契闊且夕  
呼號血共淚枯神先身死未閱月而君亦不起哀哉予  
與君爲庚戌同年西清之鈴索同聽南浦之歸舟並放  
庚戌假旋與  
君遇於袁浦每當交游之相對咸推才調之無倫乃並

列清班而文星竟謫同依盛世而劫運偏逢苟天道之  
有知何斯人之太酷君生平覃精小學徧讀奇書童律  
庚辰補禹本紀之缺吉日癸巳摹穆天子之文所著有  
說文正誤夏小正補註若干卷殺青未就殘墨猶香此  
則丁敬禮之文待陳思而定左太沖之賦藉元晏以傳  
者也君娶某氏生一子或云城陷後有匿其孤以免者  
雖覆巢之下未必果有遺雛而劫火之餘或者猶畱幸  
草庶延炊種不墜書香然而全趙氏之孤誰爲杵臼存  
李固之後安得王成傳聞異辭亦難必也某年月日同  
人將葬君於某原而屬余爲之銘嗟乎抱九仙之骨何



期獨下神山檢千佛之經誰料先登鬼錄一門忠孝有  
光太史之書三尺松楸無犯大夫之墓銘曰

君粹於學而贈於文既衣忠而裳信亦雪白而蘭薰胡  
蓬萊之早謫而芝艾之先焚彼爲蠅而爲虺乃噓毒於  
榆枌旣一門之俱盡而君亦自蹶其蘭筋嗟命途之舛  
錯譬糾纏之紛紛或鳧沒與欺魄非達者之所云苟君  
親之無負雖九死而猶欣蕭蕭白楊君之墳千載而下  
毋耕耘

誄

孫丁孫先生誄

外集四

五

夫西州智士之亡應乎武擔之石南岳幽居之誅登乎  
文選之樓故知身無論乎窮通名無論乎顯晦苟有可  
傳皆堪不朽孫公竹孫諱家球仁和人故文淵閣大學  
士文靖公之從孫也考諱某江西南昌縣知縣宰相世  
系表於史官廉吏子孫食其舊德公生而蘊籍幼卽端  
凝數馬之風無慙石氏舞象之日已號璧人李十郎生  
相國家自有山林之致范仲淹作秀才日便存憂樂之  
懷宜乎富貴逼人文章驚世不僅子衿之選行看祖笏  
之選而乃紅休已失其故封黃散徒存其舊望易消白  
日難到青雲未免銅狄傷今金徒感舊公少時隨父宦

游江右適文靖公總督兩江避嫌改秩遂辭手板來拜  
牙旂時則水驛更籌護以亭公之弩矢舵樓燈火照來  
節度之旌旗何其盛也江山無恙風雨重來鬢已二毛  
裝惟一葉因繪江行感舊圖紀之夢華小錄不無故我  
之思穆護新腔大有勞人之感然而君子安雅達人火  
觀付舊事於飄風證此心於明月不乞木居士之福且  
從麴秀才而游花底扶頭酒開招手食無三九醉已二  
參不必鯖仿五侯膽司九婢而大飽獨酌謂輒飽之已  
堪小戶客來卽清談而亦可君平坐乎市肆臣朔雜以  
詼諧或高齋學士之興遊或卑田乞兒之共語可謂游

於人外和其天倪者矣至於說禮敦詩承平王孫之態  
恤孤矜老慈悲菩薩之心秋風其涼飲蘆中之窮士夏  
日可畏蔭樾下之暘人則又壺士傳爲美談與人誦其  
高誼者焉未登大董遽隕少微於道光二十四年冬十  
二月二十八日疾終里第嗚呼哀哉公娶戴氏乃先君  
子中表妹而兄林又公之壻也樾十齡就傅五載依公  
不徒以一第相期乃并以千秋見待自惟年齒未逮終  
童便謂文章當歸阿士憶公疾革之日猶出江行感舊  
圖索題爲製長歌一章而歸之公呼燈就枕忍死讀詩  
氣已斷而不復成聲自未瞑而尚能辨字已而歎曰死

是歸人生爲欺魄既鐘漏之俱盡何金石之不流然而  
病骨易消名心難化與其誦鳩摩之神咒乞此餘生不  
如將崧志之微名託君後死或爲小傳粗述生平苟有  
見於集中卽無憾於泉下樾遷延敵罔未敢當也而公  
長逝矣嗚呼公叔垂危之語張堪知己之言過喬太尉  
之墓前可爲腹痛起顏士遜於地下終負心期謹按禮  
謚以易名誄以表行爵非有謚誄又何施然而縣賁父  
之誄載於檀弓知士之可以有誄也楊荊州之誄成於  
潘岳知幼之可以有誄長也竊緣此義敬著斯文望丹旆  
其已遙書素旂而無及嗚呼哀哉其辭曰

石鼓山下靈光巋然一朝星隕哲人萎焉祝噎不效餐  
霞而仙算隨臘盡逝在春先嗚呼哀哉惟公家世累葉  
清華天上黃鉞門前綠車宜顯於世以昌其家如何贊  
舍老此蘭芽嗚呼哀哉惟公內行孝友誥誥伯霜仲雪  
合爲陽春酷溝勸學糠市憐貧善人無祿鬼伯不仁嗚  
呼哀哉公隱於市交無賢愚晉國大駟魯中諸儒苟入  
其室誰非吾徒而今已矣寂寞黃墟嗚呼哀哉公隱於  
酒無慮無思提壺挈榼舖糟啜醪公真醉矣臣復中之  
金伶墓上誰酌此卮嗚呼哀哉嗟予小子曾從公游總  
角之歲許我千秋蹉跎老大將貽公羞愧無巨筆書此

旗旒嗚呼哀哉

李春帆詠

李君春帆名襄夥縣人子及門士簡庭明經從兄子也  
叔夜幼孤彥昇早慧風舅草翁之對已見聰明玉昆金  
友之閒尤推倜儻少於簡庭者二歲同趨家塾並受楹  
書試童子之郎每同鋪席拜先生之坐不隔門牆喚作  
吟朋視如弱弟叔寶之風神可想阿櫛之才具尤高凡  
親故往來歲時伏臘一經踰度無不周詳張曾子爲鄉  
里所推杜伯夷有奇童之目簡庭呼蕭藻爲迦葉愛劉  
孺若明珠雖行輩有懸而形神無間也歲在癸卯母病

幾危時則伯兄遠客齧指難招諸弟扶牀牽衣尚小盡  
其一人之力歷乎三載之遙帶下求醫囊中採藥倭子  
勸餐而必飽黃童扇枕而能涼卒使貞疾有瘳慈雲無  
恙雖古人江魚孟筍亦何以加於此乎乃至丁未歲而  
其祖父母又相繼病入旬年老二豎災深沃盥固賴扶  
持帚屨亦資浣濯其婦朱氏心力忘劬晨昏盡瘁堂前  
進乳廚下調羹而孰意勞可傷生孝真竭力疾風忽起  
竟占吹竈之凶明月重來未免倚欄之感雖白華絳足  
無改承歡而紅粉碧雲能無傷逝既仲宣之體弱又奉  
侍之神傷亦自知不復永年矣然而形骸欲化神識未



衰臨歿猶從容謂簡庭曰書劍無成鐘漏俱盡委形隨  
化亦無費焉惟是偏親垂暮孤子始孩九死之餘一言  
爲託嗚呼鳧沒欺魄誰知修短之期鳥死哀鳴未改纏  
緜之性是亦可悲也已今年春簡庭從余於京師固請  
於余追爲此誄一坏土掩欲書丹旄而無由再世人來  
好與金環而共認誄曰

黟山之下爰有素風隴西之子實惟終童瓊姿鶴鶴劍  
氣熊熊書修保傅集訂童蒙雖讀詩書不暮青紫綵服  
斑斕能令親喜石奮浣幫王延溫被至誠感神母病竟  
起非無兄弟伯淮季江停雲千里聽雨一窗亦有嘉耦

蛩駟必雙蘆簾紙閣玉漏金釭生死相依乃惟臣叔騎  
竹同嬉編蒲互讀夜臥聯牀晨餐劃粥爲同隊魚爲呼  
羣鹿其齒雖弱其才則長入粗入細可圓可方十人足  
了一面不忘韓嬰心細管輅膽剛天不假年斯人竟天  
珊網收遲玉棺降早黃口兒孤白頭親老顛倒遺書飄  
零殘稿嗚呼哀哉曇花易謝泡影難圓修文何地成佛  
何年或如羊祜再續前緣白瑤宮遠望斷人天嗚呼哀  
哉

祭文

公祭相國杜芝農夫子文

嗚呼霖雨方甘江左拜謝公之埭慶雲忽散天邊增傳  
說之星綠野俄空黃扉竟掩送溫公之葬野亦焚香聞  
子產之喪人皆捐珉而況歐陽公之坐上許見文章安  
昌侯之堂前與聞絲竹者哉惟公秀毓青齊門承黃散  
蘇瓌有子早見賞於

九重盧肇登科洵無慚乎第一遂乃西清待漏東觀讀  
書既簪筆以趨朝復乘輅而出使王珪之去送以金蓮  
李泌之來召以銀信使星旣入卿月俄升旣踐容臺旋  
移水部蓋王茂宏令僕之才李棲筠公輔之望固已肇  
於此矣而乃未登鳳閣以調元先入

龍樓以侍學金谷來軒轅之間緣圖爲顓頊之師每當  
怯薛風清觚稜日暖尚書履至丞相車來聽高季輔之  
言珍逾鐘乳味崔伯深之語清若縹醪此十七年之情  
懷長留

宸念而一个臣之風度獨重朝端者也槐嶽旣登鹽梅  
攸寄格心道大造膝謀深元振之入省中或十四昔而  
始出渠牟之對殿上每五六刻而未終蕭規曹隨務崇  
其寬大房謀杜斷動合乎機宜以百辟之儀型承

兩朝之知遇柏梁酒罷教編

御製之詩棘院茶清屢拜文衡之命入玉堂之署笑看

弟子橫經修金匱之書特許老臣秉筆崔家父子並駕  
軒輶溫氏弟兄同居華近凡遭逢之特異皆倚任之逾  
常今年春因黃流之軌未遵致赤子之勞莫息庚郵入  
告丙枕難安特簡重臣俾敷惠政公朱軒就道赤烏辭  
朝顧溫樹而依依聽禁鐘而戀戀

玉音問答猶陳忠愛之辭

金殿平明大有徘徊之意然而使車旣去奏牘頻來卽  
經畫之周詳知精神之淵著富鄭公之境內屋廬衣服  
而皆全鄧仲華之車前班白垂髻而盡樂方謂堂開畫  
錦將徵永叔之文誰知樓署望京長抱令狐之恨結旌

不返遺表俄陳千里星馳

九天雨泣念堂前之親老珍藥先頒知膝下之兒賢清  
班特晉千秋之論獨斷於

宸衷一品之階更高於保傅溫言慰問已勞

敕使頻來異數便繁竟荷

乘輿親奠懸車之父扶拜

天顏勝帶之系攜來

帝座較之垂涕而問桓榮加紼而封丙吉雖哀榮相等  
而震悼尤深矣某等游韓愈之門共欽北斗問謝安之  
聖猶在東山方霑化雨之施忽訝台星之隕乃瞻丹旄

敬薦清尊三載登龍忝作李君之御千秋下馬長懷董  
相之恩哀哉

呈

公請林敏齋前輩入祀鄉賢祠呈

竊惟圭璋之品士大夫所以立身俎豆之光都人士於  
焉觀德是以豫郡留先賢之像襄陽傳耆舊之書旣矜  
式於士林宜光榮乎祀典伏見故湖北糧儲道林公諱  
培厚者秀鐘東浙系出南安聲儒一鬢登鱣堂而秉鐸  
名尊千佛企鵬路而搖鞭旣題瓊筆之名便與玉堂之  
選花甌日暖羣公推作賦之才棘院風清多士服論文

之識詞垣珥筆手披

四庫琳琅

帝宸書名身寄一方保障酌岷江而勵潔履蜀道而忘  
難智察稻芒獄無疑而不破力除籬本盜有藪以皆清  
頒鐺戶之規條而梟心向善嚴鐵官之禁令而鶴膝銷  
鋒迨移蒞夫丁沾復恭承乎

巽命

螭坳召對

鳳詔傳宣謂潔己而愛民是漢代循良之吏俾承流而  
宣化作唐時觀察之官霖雨三年福星一道講救荒之



政野絕鴻啓陳治水之書河清牛尾蕭育杜陵男子不  
避羣嫌吳公天下治平終邀

特簡念天庾之重敢辭使節賢勞盡臣職之常每荷  
聖書褒獎益其精誠之至既有以上結

主知而其孝友之風更足以下垂家範維桑與梓愛早  
篤於童年匪我伊蒿哀不衰於中歲薄許武分財之細  
不取錙銖推丁鴻讓爵之心竟邀

綸綽其克敦乎天顯洵無閒乎人言至於播券之心捐  
困義舉啟少陵之廣廈以招賃廡之賢開文翁之黉堂  
以待橫經之彥臨池作字從無草草之時仰屋著書也

繁林林之命典型雖遠景仰同深名實既符馨香不愧  
夫

聖世風聲之樹援既往以勸將來人月旦之評雖私  
議而符公論伏祈鑒茲眾悃籲請

天恩俾崇祀乎鄉賢以俯從乎物望肅明禋於千古允  
爲大典之光畱頌望於一鄉并樹人倫之準

賓蘭外集卷四

蘇城陶升甫刻

賓萌外集四卷德清俞蔭甫太史所撰駢儷文也太史  
天才亮拔慧業英奇早掇巍科久標清望劉公幹時有  
逸氣陸平原雅擅文名當其組織萬言雕鏤千古舉凡  
運德表忠之製抒情敘舊之篇莫不妙奏鏗訇蔚成藻  
麗若夫典司著作傑直承明凌雲侍從之班近日神仙  
之望玉堂給札書從鳳唼啣來金殿掄材墨向螭頭蘸  
飽景福受釐之際平叔詠康太和陪位之期敬輿聽樂  
如館閣進呈諸賦颯颯乎鳴盛之音焉泊乎持衡東洛  
擁傳中州敷經訓而衍師傳議祭禮而推聖澤特升子  
產躋蓬林二友之間增祔孟皮列路哲兩賢之上重華

古殿宜招靈甫同龕元聖崇祠合進伯禽配食如廟庭  
從祀諸篇秩秩乎維世之教焉然而羊祜位顯猶戀角  
巾馬援宦成更思款段雖賞嵩高之勝恆吟茗雪之清  
旣而霜急鴻飛風高鷓轉掌禹錫以難題被議潘安仁  
以易退去官數載倦游今茲主講分齋授藝士奉胡瑗  
廣學培英人尊趙德持羣經之正議黑白忘懷定諸子  
之公評丹黃適性洵所謂升沈不概其心出處不渝其  
志者矣文瀾誼聯維梓交締漸蘭爰因跋尾之篇用博  
仲眉之笑八分手簡永珍遠道深情什襲牙籤待述名  
山盛業秀水杜文瀾